

寒夜客來茶當酒

沈維尊

聯誼晚會在新竹——

十二月十一日，星期六的晚上，在新竹東山里劉建之學長的家中，有一次新竹區同學聯誼晚會，參加者，有李恒鍊，蘇書田袁作震，夏克志，汪翕曹，朱錫春，劉建元等七位學長，劉學長夫人，蘇學長女公子，袁學長女公子，及筆者與外子共十二人，剛好一桌。

那是一個寒流侵襲，風苦雨的晚上，各位學長從各處趕來，在劉建元學長暨夫人精心佈置的小家庭裡，一間十餘席場場米大的小的客廳中，地板油油地發亮，母校校徽被許多紅綠綠燈炮鑲嵌着，金碧輝煌，牆上圍着浪影的五彩皺紙，加上藍白相間的窗帘和幔子，色彩繽紛，真是美不勝收，和目不暇及了，同學們置身其間，引起了對母校無限的懷念。

席間，先由籌備人作一簡單的報告，並希望推定下屆聯誼會的籌備人，結果大家推定下次請竹東的蘇，袁，汪三位學長負責，地點暫定遊青草湖，談到母校復校問題，蘇學長意見希望新竹縣同學聯絡幹事能向臺北同學會建議，加緊積極進行，爲了目前國家維艱，復校經費難能列入預算，最好能效法抗戰時克難復校精神，由校友們義務任課，義務辦事，校址可否商借北投交通研究所所在地，改爲交通大學研究

院或大學部，尤望老大哥們振臂一呼，領導校友們共同努力，替未來的中華兒女，開條生路。

餘興節目甚爲精彩，人人有表演，尤以劉建之學長夫婦表演倫巴最爲出色，摸彩遊戲中袁作震學長抽到劉學長禮物「剛剛生下七天的小狗」乙頭，喜形于色，蓋袁學長對於「看家犬」嚮往已久，此次抽獎得來，可謂投其所好，汪學長抽到活鴨乙隻連稱寄養劉學長家，以汪學長年雖越冠，中賣尤虛，對於小動物無法處理故也。

平時，同學們均因工作忙碌，很少聚首，相見之下，高談闊論，不能自己，至十時許始興盡而散。

我在足球賽中之奇跡

陳汝閔

在球類比賽中，偶爾有思想不到之奇跡，有如瞎貓碰着死老鼠，却之不恭，三十年前滑稽影

星羅克主演之「足球大王」，即屬此類，筆者過去亦曾有一段奇蹟，記之以博諸學兄一粲。

余於民九之冬，畢業母校後，奉派實習車務於滬杭甬，同時並加入滬寧滬杭甬兩路足球隊為門守，時兩路足球隊頗有聲於時，亦為滬上之佼佼者，隊員中有我母校同學何景崇（右內鋒），關文俊（左翼）及余共三人，中鋒為英人曼雷，其餘亦多為足球宿將，右翼陳吉祥亦人所共知之人物也，民十出賽於滬、杭、蘇、嘉，每戰皆捷，是時初生之贊南大學足球隊，於華東八大學中已有後來居上之勢，特向兩路隊挑戰，地點在麥根路，上半時兩路隊面南而戰，贊南隊員個個年青力壯，有如生龍活虎，兩路隊員於氣力上雖自嘆弗如，但糾纏截奪功夫堪稱獨到，贊隊雖勇，亦無能為力，上半時各無建樹，下半時換邊，我居南面北，時北風凜烈，夕陽西照，距終場約尚有十餘分鐘時，贊隊中鋒得球射門，勁且急，時夕陽耀眼，余正準備接救，而球已打中余面彈回，打得我兩眼昏花，金星四

射，眼前漆黑，不見一物，而敵鋒又得球再射，恰中余腿，球又彈出二十碼之外，是時余目光已漸恢復，敵鋒三次射門，球來較高，余雖起接球，而球中門上橫木碰回，我內衛得球，傳交前鋒，贊隊在圍攻之後疏於防範，我鋒一鼓作氣，三兩傳遞之下，一射中的，以一比〇結束，賽後贊隊提出抗議，其理由為兩路隊之守門係由交大球隊借來，非兩路人員，此場比賽應不列入紀錄，

蓋彼隊認為第一次射門係由我用頭頂出，（守門用頭頂球實屬不可思議之事）第二次係我踢出，第三次係我用手拍出，觀眾大多數亦作如是觀，以為守門之功不可沒，否則不能獲勝，兩路隊答以守門過去雖係交大隊員，現在確為路局人員，且友誼比賽似亦不必過於重視，贊大復經調查之後，乃撤回抗議，實則此三次射門之得救，我均莫名其妙，非瞎貓碰着死老鼠之奇跡而何？

旅

台

瑣

記

(三)

張 坦

青年節陽曆日期之更正
余前作「青年節誌感」一文，登於本刊第廿一期，內說：黃花岡之役，係在民國紀元前一年，即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，如以陽曆扣算，當在五月初旬……，隨後閱讀蕭一山先生所撰「青年節話青年」，（見暢流第九卷第四期）亦寫着：前清宣統三年之

三月二十九日，應為陽曆一九一一年之五月二十日左右……，嗣經詳查以上所述陽月日皆錯誤了，按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，實係陽曆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，（是年陰曆因有閏六月，故同年八月十九日武漢起義，乃為陽曆十月十日，民國肇造，定此日為國慶紀念日）特亟更正，以免